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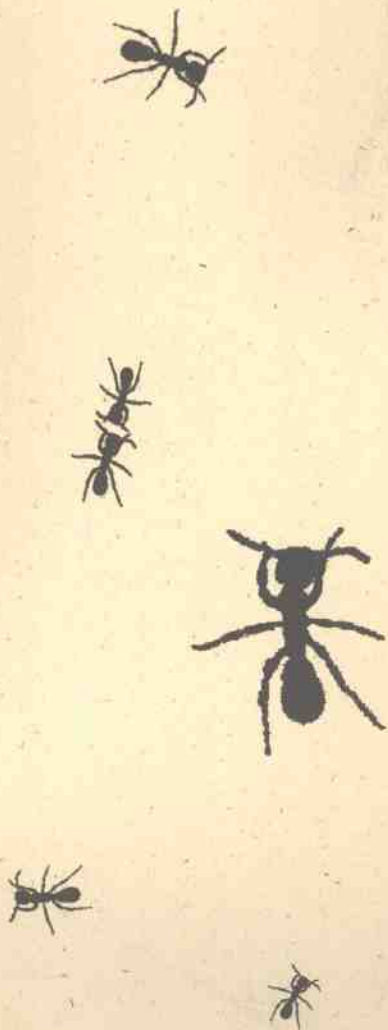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兄弟姐妹

李爱萍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再现了基层政府工作中所遇到的事件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。以一般电视剧的尺度看，书里没有真正的好官，也没有真正的坏官。随着体制的运转，他们每天辛辛苦苦工作，孜孜不倦地营营，该巴结巴结，该塞孙子塞孙子……



我们都是兄弟姐妹

李震萍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都是兄弟姐妹/李爱萍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-7-80623-787-8

I. 我… II. 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7)第082387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9号11栋	印张	14.25
承印单位	郑州新海宇电脑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字数	211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6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	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787-8	定价	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序

前些时候,收到我的朋友张坚的来信,郑重地向我推荐供职于安阳市文联的女作家李爱萍,说她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》即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,希望我能写篇序文置于卷首,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位女作家的作品。随后,就寄来这部即将付梓的小说集的书稿。我虽然对李爱萍及其作品并不熟悉,然而对于殷商故土却情有独钟。几年前曾应张坚同志之邀访问安阳,参观过殷墟博物苑,徜徉于近河两岸,对殷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我想,生活在殷商故土的人,必然得到三千年华夏古文化的滋润,生于斯,长于斯的女作家李爱萍的小说,肯定有一番独特的文化景观。于是,便接受了为这部小说集作序的任务。

读了收在此集中的九篇作品以及作者写的《跋》后,的确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和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李爱萍的小说,大都取材于机关(尤其是文化机关)和家庭生活中平凡琐细的小事,但却善于从中开掘出一些深意来,或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时尚话题,或是开掘出较深的文化积淀。中篇小说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》写的是:在一个地市级的文化馆里一年一度“开先”中起的小风波以及郝馆长在把馆舍出租给“红庙流脚城”后这流脚城的小姐被打了黄抓了媚后止做领出后巷的一座中的弊案,按说题材并不大,可是由于作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进行开掘,却把这样的一段故事写得风生水起,跌宕起伏,并开掘出“一个单位其实就是一个家,我们都是兄弟姐妹”这么一个主题来,这对于和谐社会构建无疑也是一种有力的呼应,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么一段故事,生动地刻画了郝馆长、胡健、俞虹、王霄等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。从这部中篇小说中,我们的确可以看出李爱萍的生活积

量、银章的功力和艺术特长来。其余的几篇，例如《别把自己当回事》、《红凤凰，黄凤凰》、《副科级协理员》等篇作，也都有一种善于从平凡生活中深入开掘，于小中见大的特色来。像《副科级协理员》中所刻画为在单位和家庭中受到双重压抑的曹正科的形象，就是相当独特的且富有深意的。

李爱萍的小说，不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而且氤氲着一种出于对生活热爱而产生的温情。可以说李爱萍始终关注着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，她以女性的“善”与“温情”去看待这个大千世界，去透视这个大千世界中人的心灵。因此，她的作品基调也就有一种“温情”，即使对“恶”的揭露与鞭挞，也带着善良的爱心，带着温情的嘲弄。上面举出的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》、《红凤凰，黄凤凰》等作品是这样，《纪念重阳》、《似花非花》等作品更是这样，而散文化的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中所写的母亲、外婆和佩姨，更能表现出这一特色。

李爱萍小说的语言是流暢的、湿润的、诗化的。她的小说语言，当然具有小说语言共同具有的生活化、性格化的特色，同时又具有主观抒情的诗化的特色。在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中，这种诗化的特色显得尤为突出。例如写母亲的这段话：

我看母亲为月亮花，月亮花的纯洁神圣，月亮花的雍容华贵，月亮花的端庄秀美，月亮花的仁慈博爱，融着母亲的生命和母亲的血液。有月亮的夜晚，我就能寻到母亲那倩丽的倩影。

这段赞美母亲的文字，如诗如画，读来颇感人。再如写外婆小腿的这段文字：

外婆的小腿很迷人，小得精致，细如凝脂，白如璞玉，胖嘟嘟，圆鼓鼓，且玲珑精巧，走起路来颤巍巍，晃悠悠，似模秦儿的杨柳。

在这儿，把描写与叙述、叙事与抒情交融起来，形成一种白描式的语言，又能体现出湿润、流畅的特色。

我对李爱萍的创作情况不甚了了，窃以为这部小说集是她的处女作。果如此，凭着她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的痴情，凭着她小说

的叙事能力和对生活的开掘本事,我相信她在小说创作中将会走得更远,写出更抢人眼球的优秀作品来。

是为序。

何镇邦

2016年11月10日于北京奥运村

目 录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— 1 ~ 3 | 序/何谦和 |
| — 1 ~ 39 | 我们的说书东家姐妹 |
| — 40 ~ 72 | 别把自己当四爷 |
| — 73 ~ 94 | 可夜如何不想她 |
| — 95 ~ 116 | 红凤凰 黄凤凰 |
| — 117 ~ 134 | 怀念重阳 |
| — 135 ~ 151 | 做诗守箴 |
| — 152 ~ 168 | 别外叔林理简 |
| — 169 ~ 179 | 真的活字 |
| — 180 ~ 217 | 定 天 |
| — 218 ~ 219 | 总 总(跋) |

我们都是兄弟姐妹

临年根儿，单位要评先。

原本评先是每年例行的公事儿，不长工资不发奖金，谁也不在乎。然而，今年的评先却不一样，今年的评先，文件是省文化厅和省人事厅联合下发的。人事厅那是啥地方，那是干部提拔职工晋级的权威部门。所以这次评先的意义就从性质上不一样了。名额就一个，人们私下里疯传，今年的先进与往年的先进，从普通意义上不一样，是干部提拔职工晋级的依据，也就是说能长上一级工资，且可作为以后提拔的依据。但人们私下里的疯传并没有文件上的白纸黑字的严格规定，所以市文化馆的郝馆长也没太往心里记，就想啥时候得了空闲把这事儿办了。

不曾想，该办的的事儿还没办，不该办的的事儿劈头盖脸地冲着你来了，就逼着你非办不可。合着啥是该办，啥是不该办，“红袖洗脚城”的小姐被人打了黄抓了姐，这事儿就不是一个文化馆长该管的。文化馆长是管啥的，那是管诗文书画、吹拉弹唱群众文化的。

但合着管合着不管郝馆长都得管，人家派出所的公安二更半夜把你从家里的热被窝里撵出来，说红袖洗脚城的小姐犯了事儿，指名道姓地要他去接哩，就不由你不管。郝馆长说害死人啦！害死人啦！我可是根正苗红拒腐蚀永不沾的优秀共产党员，从来不认识这丢人现眼的，从来没有招惹过这伤风败俗的事儿，并有两年我就要退休回家颐养天年，谁这样伤天害理诬陷我晚节不保。公安说：郝馆长，你也不要胡思乱想地把事儿想得那么糟糕，我们谁也没有说你晚节不保。你是谁，共产党培养多年的优秀干部，那么斯文的人，怎么会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。只是红袖洗脚城的小姐犯了事，该罚的也罚了，该批评的也都批评了，小姐没人

保,在酒店里直哭,你把她保出去,我们也好早些回家睡觉。郝馆长说,“红袖洗脚城”的小姐犯了事,你找她老板保人哪!公安说,刘涛那鳖孙子早跑了。郝馆长没好气地说,刘涛跑了你也不能没来由地找我呀!公安也没好气地说,咋没来由,一来小姐提了名地要你保她;二来洗脚城租赁的你文化馆的房子,你是馆长,不找你找谁?郝馆长一听是租房子租出的麻烦,就一脸苦相,冲人家公安直喊,洗脚城租文化馆的房子,这事不假,但他原本说好是办书店的,谁知那鳖孙子办书店弄了一年赔了,也没让我知道就自行开了洗脚城,我就知道这洗脚城不是啥好地方,这正经人洗脚还用跑到洗脚城?自己回家烧一盆子热水,想咋泡咋泡,想咋洗咋洗,还用得着掏上一百元钱叫人家小姐洗?既然掏了钱叫人家小姐洗,就不仅仅是一个洗脚的问题。你们派出所不是整天喊着“扫黄打非”,就没看见洗脚城门口那副“假情假义假温柔,真枪真干真花钱”的对联,什么破烂玩意儿,纯粹一个下等妓女招揽嫖客的广告词。公安兄弟,你不提这洗脚城还没啥,一提我心里就犯堵,就如



领在嘛。我们文化馆啥地方，那是讲精神文明建设的，是代表先进文化的。洗脚城是啥地方，是脏污纳垢的，是卑鄙无耻的，怎么能跟我们文化馆同日而语呢。公安就笑着说：一起洗叫城，你就又恼又恼，心存怨恨，文化馆自己的地盘，你踢了他的摊子不就行了，省得给你添堵。郝馆长一脸苦衷，说不行呀，你不知道唱打那几歌盆打那几歌，文化馆一次连交了人家五年的承租费，钱都补贴了，文化馆的经费不足，花出去了。一提那人家走，人家就要钱，没钱还人家，人家就上法院起诉。我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能闹得生眼人去开庭。再说，这都是公家的事，犯不上我一人给人较真。公安兄弟你不知道，前年收了人家刘锦的承租金，我们替买了办公用品，给馆里的人补发了创作补贴，大家高兴得像过年假的。一旦有事儿，却没一人替我说话。嗨！以后这逮住虎了大家吃，被虎咬了人痛，意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好事是不能干哪？公安说，不能干就别干，看你郝馆长也是个好心，今天就再做一回好人吧！公安说着就笑，郝馆长说你笑得，我瞧你笑得不怀好意，是一种坏笑，肯定又在揣摩着咋坑我捉我吧？公安说，跟你没关系，我笑那南方佬，也是说好人好事不能干。公安见郝馆长一头雾水，就接着说，洗脚城的小姐被带到酒店开了房，小姐说我只卖艺不卖身。你就是把我带到这儿，我也不卖身。南方佬就把两千元拍出来，说从来就没有见过不沾脚的猫，小姐不卖身只是价不到。南方佬把两千元塞到小姐的乳罩里，就站在一边看小姐把衣服一件件往下脱，直到脱得只剩下乳罩，南方佬才把小姐抱上床。也就是他们才干上，门就被我们治安巡逻一脚踹开了，几个手电筒光柱子就把他们照了个阳光灿烂，那男的一急就窜从女的身上往下跳，谁知这时，女的咋的一声就翻了白眼闭了气。人群里幸好有配事的，就又叫那南方佬爬到那小姐身上，把那个物件重新插到小姐身子里边，小姐这才又缓过来气。虽然这样，但男的还是不能从女人身上下来，一下来女的就闭气。人们就笑，说，只死过狗锁链几天拉扯不开的，没见过人锁链也有拉扯不开的。醒事人就说，这叫性交，医学上叫闭幽，还只得请懂医学会针灸的老中医，还非得另的物件在里边插着才能治好。南方佬急得直叫，亲娘祖宗哎，求你们快去挖医生吧，我快要挺不住了。人们就笑说，你就再坚持坚持吧，没当见义勇为学雷锋叔叔做好人好事哩。南方佬急得嘟嘴说，好人好事也不是随便干的，不信你们体验体验这滋味。

郝馆长若有所思地说，医学上好像就有这么一种病，幸亏有明理人，否则非出人命不可。

二人说着就到了酒店，公安给总台值班交代了几句，值班女人就带他们上二楼。值班的说，光顾看西洋景哩，人都走光了，住宿费还没人结账呢！住宿费谁结？公安说，你们酒店容留宿娼，还没找您经理算账呢！给您经理消个气，别觉得不体面，就找他的事。值班女人嘟哝道，又没说叫你掏钱，干吗那么凶巴巴的。如今的酒店哪个不是睁一只眼用一只眼。再说来酒店开房的女人，哪个人脸上也没刻着“娼”字，是“娼”我们也不会敢进。我们酒店可是市里的精神文明先进单位，是明令禁止宿娼的。你们不结账，经理会从我工资里扣，我一月才挣几百元，能捱住叫人扣？郝馆长看值班的女人也是一肚子委屈，就说，姑娘你别急，这账我结。说着就往外掏钱。值班女人见郝馆长掏出了钱，就从中抽了两张一百元。郝馆长苦笑着摇摇头，说，这人，就差没从手里抽了。公安说，以年头的，啥人也有，郝馆长你也别窝火，赶明儿我带人来揍他一回，把你亏欠的补回来。郝馆长被吼声，他们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后，才看见躺在床上的小姐。小姐躺在床头，肩胛骨一耸一耸的。公安没好气地说，姑娘，别哭了，跟郝馆长回去，好好反思反思，小小年纪干啥不行，偏偏干这事儿。小姐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郝馆长面前，说，郝馆长，俺也不是纯心要干这丢人现眼的事，俺是为那两千块钱，两千块钱啊！郝馆长说，嗨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正错误，说不准犯点错误还是好事哩，没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吗？别哭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小姐哭着说，我不哭咋着，钱没了。钱明明就在那兜里，那南方佬不知啥时候，把那钱又掏走了。公安焦急地说，什么，什么，说了归你，你没落住人家的钱吗！你真傻呀！早知这样，我就该电他一警棍，麻他几天。妈的，小姐的钱也敢昧。这龟孙子真犯我手淫，至少叫他住三年劳改。郝馆长说，认倒霉吧，谁叫你这姑娘傻，守不住自己的钱，丢了菩萨箱，一头也不落。

郝馆长领小姐上了出租车，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。带回家虽然不行，三更半夜带一个年轻女人回家，任怎么给老婆解释，老婆都是不会相信的。带回单位更不行，单位里人多嘴杂，大清早从办公室里出来个女人，更是说不清她。送火车站买张车票打发她回家，万一她嘴上说回家又没真回家，送回来又重操旧业，叫人难

公安撞住，自己才负不起那责任哩！

郝馆长正在为小组的去向左右为难，出租车司机发了话，说，大哥，屈大个城咱甯球转在圈儿了，你还说不准去哪儿！要不你再押上一百元，咱就继续转悠，权当闹着没事儿，看夜景吧！

郝馆长这时就想起了我，于是就用手机给我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。郝馆长不是好戏人的人，除非到了非求人不可的地步，他是绝不会轻易开口的。所以，尽管我很不愿意，但还是说，送米吧，权当为领导排忧解难吧！

文化馆就设在仁义巷拐头角的“郭朴祠”。郭朴祠是明朝宰相郭朴的亲庙祠堂，仁义巷得名。源于明朝郭朴一个诚信明理的民间传说。“千里持书为一堵/让他一堵又何妨/万里长城今犹在/不见当年秦始皇”，讲述的是郭朴家人与邻里化干戈为玉帛，你让我一堵，我让你一堵，让出一个仁义巷的温良恭俭让，晓礼明义的故事，以教化后人。

星期一文化馆开例会，这个雷打不动的规矩，一直沿袭了十几年。早些时候有人提议把周一例会改为周五例会，理由是文人们都有一个通病，那就是夜里歇，该睡的时候不睡，该醒的时候不醒，一大早到单位，一个个无精打采，大烟灰子似的。但说归说，提归提，周一的例会还是周一例会，任何人逆转不了，要学习的内容很多，什么“三讲”呀、“三个代表”呀、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呀，现在又是“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”等等。学习任务那么繁重，没有时间作保证，那哪能行？所以文化馆星期一开例会，雷打不动。

我来到单位门口时，不经意间朝红袖洗脚城瞄了一眼，瞄一眼，就瞅见了刘涛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胡外逛，看见我，刘涛想缩回脚步往里走。我就不失时机地喊住了他，说，刘涛，你在呀！刘涛说，压根儿我就没离开红袖洗脚城一步，我不在找干啥？我说，那昨晚你洗脚城小姐出事儿时，你在哪儿？刘涛说，在洗脚城。我说，你在你咋不去领人？刘涛说，领我啥事，干啥我去领人？我说你是她老板，你不领人谁领人？刘涛说，我是她老板不假，我叫她在洗脚城，而没叫她去酒店，是她自己把利用资源挣钱，依我有啥关系，出了问题她自己负责。我对刘涛的话很气愤，就说，你说这话是流氓逻辑，她是你的员工，从签订劳动合同那一刻起，你就

得为她的一切安全负责。出了事你躲得远远的，是很不符合做人的准则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为流氓城这小子，昨夜露儿那馆长一夜没安生，人现在我那儿，我还正为这事发愁呢！刘涛说，俞虹大姐，你真可爱，你以为每一个用人单位都有什么劳务合同，那是电视上讲的，现在用人是一天一结底，现逮。今天川你，今天是你的人，明天不用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姐也犯不上为这事儿发愁，实在不行，你还把她送我这儿。我说，你还指望她重操旧业？刘老板，你我都是人到中年，自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。将心无心，那样做会很缺德，会把人家孩子给毁了！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刘涛就笑得直不起腰，用手捂着我说，哎哟哟！哎哟哟！我今天可算是领教了什么叫迂腐文人了。啥时代了？你可真可爱到家了，你以为我们流氓城的小姐，一个个都是被老板手拿皮鞭绳索逼着万般无奈干这职业的？还指望你这样一个救世主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吗？你可是大错特错了。俞虹大姐，写了你还是写小说的，我看你戴着的高度近视镜，已经遮满了你的视线，你已经看不到身边的花团世界，奉劝你一句，把你的眼镜摘掉，看看外边的世界多精彩。已经进入新时代了，那些女孩子们可比你思想开放，可比你能看得开。我说，你这种人不可理喻，文化馆咋请了眼，把房租给了你这缺德丧良知的人，真是有伤风化。刘涛也不急，说，俞虹大姐，我可真拜托你给郝馆长好好说说，您把租金退给我，只等我立马就走人，谁说话不算话谁是孙子，郭林初这地儿邪性，不是做生意的地儿，干啥啥赔，这几年把我都给赔屎了。

道不同不可与谋，跟这种人扯不清。我想，人一旦从事了特殊职业，不仅会有流氓思想，而且会有流氓行为。良禽择佳木而栖，跟这种人这种行业掏邻家，传出去都显得丢人。我这样想着，就决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跟郝馆长好好说说，把钱还给他，叫刘涛滚蛋走人，不就是几个臭钱，干吗总显得人穷志短呢？

我推开编辑部门时，诗人胡德和画家丛小萍在头顶着头小声地嘀咕着什么，两人说一阵笑一阵，谁都没有发现我的到来，我被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，这才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他二人看见我后，就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看，谁都不说话，最后直至捧腹大笑地瘫在地上起不来。我被他们的怪异行为搞得莫名其妙，就说，都不是好鸟，保不准狼额为奸地在说我什么坏话！丛小萍止住笑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笑着说，俞虹，你说红头鹰的修理用六个字概括是什么？我说，打

河放炮流水。二人听后相视一会儿，猛然捧腹大笑，我看他俩笑得鼻涕眼泪一阵稀里哗啦，不解地说，这有啥好笑的，就是打倒放炮流水。从小桦用手指着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俞虹，你真可爱，这时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笑，是从另一个角度曲解了那八个字的含义，我说丛小桦，别人都比你三七开，说你七分绘画，三分半段子，我看你得颠倒着来，七分半段子，三分绘画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没见过你绘画有多么见长，倒是这半段子她爱护火药着了。你以为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嘀咕什么了，不就是红果洗脚城那点破事吗？胡健、从小桦几乎同时说，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我说，文化馆就不能发生点事，有双事你们都跟吃了春药似的直兴奋。值得那么兴奋吗？丛小桦说，快说说，你那个版本是啥样的，一大早文化馆对这件事都创作出三个版本了。我叹口气说，我这个版本可是原始的，人就在俺家呢。我这一说，从小桦和胡健同时瞪大了眼睛，说，不会吧，都说小姐被郝馆长领到办公室，大猫早从郝馆长办公室哭哭啼啼地走了。一大早郝馆长就被宣传部长叫去汇报这事了。我说，真是以讹传讹。昨天后半夜郝馆长就把人送俺家，人家郝馆长可是清白，你们可别冤枉人家郝馆长。胡健对从小桦说，看起来俞虹说的话不假。俞虹你快说说，那小姐真的就那么迷人？那么妖冶？我此时的心情很糟，我在想郝馆长很可能因为这事惹来麻烦，我也难逃干系，就没有得在意的问话。真是胡健又一次问起我才说，一个身体两条腿，两只胳膊一张嘴。普渡一个人，你们就不要小题大做了。胡健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，就说，我们怎么小题大做，事情的原本就是那样。那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下复制的一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，那个原始的精彩场面要叫我看着，一首美妙绝伦的爱情诗就诞生了。从小桦说，我已经在心里为我的一幅油画打了腹稿，题目就叫《野合》。丛小桦说误接茬又说，胡健，最近一段时间我终于悟出来什么是文学艺术了。文学艺术其实就是生活的原本反映，尤其是诗歌。诗歌这个文学的最高形式，其实什么都不是，其实就是信手拈来的任何一个文字的堆砌。胡健说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，从贬义上说，都是文字的堆砌，堆砌过来堆砌过去，单看你怎么去堆砌，堆砌好了就是锦绣文章，堆砌不好就是狗屎粪堆。从小桦说，胡健你还别不服气，我现如今就真对诗歌大彻大悟，情有独钟。出口就成章，拈笔就生花，不信我给你来一首诗：有鱼火锅城食/鱼火锅城

食有/火锅城食有鱼/锅城食有鱼火/城食有鱼火锅/食有鱼火锅城……

丛小桦的诗作念得我一头雾水，说实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。非是我文学艺术造诣浅，是现代诗歌的玄奥怪诞到了你如坠五星云雾之境界。但丛小桦吟诗的样子很有趣，小辫子在后脑勺一翘一翘地很好玩，我直想笑。

丛小桦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却扎了一条小辫子，是时下女人流行的用橡皮筋一捆一把椰的款式。丛小桦对自己的头发很珍爱，头发怎么怎么洗，怎么怎么梳，怎么怎么养护，很有自己的整套理论，前些天还专门去美发店做了一次头发养护，很费时费钱的。丛小桦上衣兜里时常揣着一把牛角小梳子，不论忙闲，他时不时地经常掏出来梳理自己的头发，所以他的头发纹丝不乱，显得乌金黑亮，我常常笑话搞艺术的丛小桦被艺术实实在在地诱了一回。

丛小桦朗诵完自己的诗作后，见办公室电视没反应，就问：“二位听懂没有？胡兄，比起你的那首：‘把感情系在河那边的树桩上/在天车上重复爱的故事……’如何？”

胡健没吱声，只是用笔在稿纸上划拉着什么。我说我一句也没听懂，云里来雾里去的。丛小桦说没听懂就对了，明明白白的珍惜了，就不是诗歌了。丛小桦说着，对正在写着什么的胡健说，胡大哥，我这话是绝对真理吧。

胡健“啪”的一声把钢笔朝桌上一摔，气呼呼地指着丛小桦破口大骂：“丛小桦，你他妈的三八蛋。”

我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忙拦住胡健，说：“胡健，大家都在吟诗作对，你这是干啥？怎么说羞脸就羞脸。”

胡健气咻咻地说：“他羞辱我，他亵渎我神圣的诗歌。”

我说：“他怎么羞辱你了？他怎么亵渎你神圣的诗歌了？我看丛小桦的诗不错，摇头晃脑，还蛮有点古体诗的韵味呢。”

胡健说：“俞虹你想涂牙，如今哪还有你这样天真可爱的人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写的什么？”

胡健把一张纸拍在我面前，纸上写有一行“食有鱼火锅城”的字样。我说，这怎么了，这食有鱼火锅城，跟丛小桦的诗有啥关系。胡健说，关系大了去啦。俞虹你从第一个字退着往前念，然后循序渐进，心是不是丛小桦创作的什么狗屁杂诗。我把食有鱼火锅城几个字循序倒退地过一遍，果真如此。我扭头看丛小桦，见丛小桦

捂着嘴正偷着乐呢！我不禁笑了，说你们两位老兄，一会儿狗脸，一会儿驴脸，说不清一会儿又会凑到一块儿给地摊儿喝两啤，真是狗皮袜子没反正。

话是这样说，我还是为我这两位同仁的聪明而赞叹，是胡健的聪明从一行字上诠释了丛小萍恶作剧的技法，是丛小萍的聪明使一行平淡无奇的字平添了诗般的韵味。我总觉得男人比女人聪明，女人聪明在鼻子眼里，男人的聪明在内心骨子里。女人还痴痴地跟着傻乐哩，男人早已在内心骨子里玩得有声有色了。

文丽在编辑部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，我们三人谁都没发现，文丽说，我站门口吓唬了，你们谁都没发现。三人不知谁视为奸地嘀咕什么，反正不会有啥好事。胡健说，我还以为我们犯了啥弥天大罪呢！不就是你来了，来就来了吧，还值得我们列队欢迎。文丽说，怨我自作多情还不成，谁不知道你们眼里只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俞虹，要是打几天不见俞虹，你们不定会有啥举动呢。丛小萍说，我会拿着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跑到俞虹楼下去唱歌。胡健说，我会写上一百首爱情诗去吟诵。我说文丽看开些，这帮人是人来疯，一见你这么漂亮丰满的女人，他们就疯，没事儿找抽你的算盘珠子去吧，别把这俩人给逗瘦了。文丽说，咋没事，头儿通知开会哩。

来到走廊上，文丽小声对我说，知道不，那馆长出事了，刚刚到宣传部副部长给黑了一顿。我说，红鞋就脱鞋的事吧？可不咋！文丽脸上露出一丝鄙视，说，真没看出来，那馆长那么老实本分个人，还会干那事，有人可是千真万确地看见那小姐大早起从那馆长屋里哭着出去的。我说，文丽你听说后三人成虎的典故吗？文丽瞪大两眼，说，少给我玩那高深莫测的，不知俺文化水平低，听不懂。我说，三人传着一个谎言，假的也就说成真的了。接着我就说了那事情的经过。文丽听后，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，直吸，哎呀呀，俞虹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嘛，那样的人你也敢收留。你就不怕她身上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时症病。到时候告上你，你可纵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。说着我们就来到了会议室门口，文丽用手拍了我一下，说，今天评先，你可要敞明白了，咱姐妹可不是三天两天了，你可不能犯糊涂。我笑着说，你还在乎这个。文丽说，咋不在乎，这次评先跟经济利益有直接的关系，多少年捞不着的好事，听说……文丽说着忽然停住了嘴，我抬头一看，见那馆长就站在我们的前

而。郝馆长说，俞虹，问你个事。文丽则这样，就先进了会议室，郝馆长思琢磨里没有别的人才说，俞虹，咱办了件腌臢事儿。我说，就是，开始你就不该去保她。郝馆长说，今天文化馆说啥的都有，都传到部长耳朵里了。现在说啥都晚了，世上没有卖后街药的。俞虹，你得给我作证，我是昨天晚上就把她送到你那儿去的。我说，是呀，是昨天晚上送到我那儿的，这有什么疑问吗？郝馆长一脸委屈地说，他们都说我把她领回办公室后又占有了她，大清早她从我办公室里哭着出去啦，甚至还说是我带她去酒店开的房，被人家公安抓了她罚了款，天哪！我可当初就那么糊涂，干了这好心没好报落到黄河里洗不清的事哩。我说，郝馆长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能堵住驴嘴马嘴，堵不住人嘴，任他们说去，假话永远说不成真话，时间久了他们就不说了。这事你不用去作任何解释，往社会摊摊烂账，当务之急咱得想个法子，赶快解决了，再待下去，说不定会闹出啥妖蛾子来，干你干我那没利。郝馆长说，就是，我正想给你说这事呢。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子钱，说，这五百元你给她，叫她赶快走人。你说这叫啥事儿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出力不讨好。俞虹，我拜托你把这事办利落了。我收下钱后，猛然想起早上见过刘涛，就说，郝馆长，刘涛就在洗脚城，上班时我刚刚碰见他。郝馆长说，我知道。我说，那你应该找他说说呀！郝馆长说，没用，那是个无赖，纯属地痞流氓一个。

会议室门敞开着，我见郝馆长一前一后出门后，刚才还嗡嗡呀呀的嘈杂声，顿时鸦雀无声。郝馆长阴沉着脸坐在了他惯常坐的位置后，并没有直接进入开会的主区，而是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把昨晚关于红袖洗脚城的事叙述了一遍。郝馆长说，我是党培养多年的文艺干部，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作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干有辱党性和人格的事来。昨晚发生的事，人物、时间、地点都有据可查，有人可证。相信以同志们的觉悟，不会去争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去以讹传讹……

郝馆长说到最后，嗓子竟有些哑了，再往下进行先进评比的过程，气氛就显得很凝重了。选票发到每个人手中后，会议室里顿时出现了一种肃穆的气氛来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愿意随便填了率先送上去，中途还有几人借故没拿笔，神秘秘地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坐了背场。

刘涛获票最多，但也不超过半数。郝馆长看着手中的选票直